

建  
文  
書  
法  
儼

建文書法擬

附編上

詩論敘贊銘跋不次

東吳荒史氏朱鷺白民次

詩

江上老人

成祖乃天授少帝亦何尤

一本建文君何尤非

論

鄭曉

余好問先達建文時事皆爲余言

建文君寬仁慈

厚少嗜文章禮樂不喜任法律操切人比卽位得方  
孝孺專意行周官法度輒改

高皇帝約束靖難兵起不爲意聞敗狀謂直多發兵

耳盪平在旬朔間諸大將又多懷貳心以故  
成祖至江上不戰而潰云

敘遼國紀

鄭履淳曉

自昔家國興亾必天人相符非有爽也三代而下一  
統世繼惟秦隋乃自速敗秦之暴橫隋之奢淫非天  
亾也讀遼國紀竊怪 建文君無一于此何以遽亾  
高皇帝再造乾坤功高三代陵土未乾材臣宿將未  
盡凋謝邊疆無故宴然啟甲成康之舊

文皇南來忽于破竹何也人咸咎方黃謀國之疏或  
曰漢文天授少帝雖輔以伊姜亦胡能存然歟夫天

與子後嫡長鮮有善繼者湯傳孫文王舍伯邑考扶  
蘇終上谷漢惠無嗣隋殺楊勇唐宗由秦王宋至孝  
宗始嗣太祖我

文皇亦然天命之矣自古以然建文君臣何尤乎居  
升之疏禍迫于鼂錯信乎天也天有所興孰能無廢  
翁故考之編年參之野史成此紀以備遺闕傳曰監  
于后羿而用德度經曰勤用明德庶邦不享作者意  
也

主德篇跋

袁黃

建文施仁行義自三代而下最備淳厚緣

太祖實錄多所刪改而諸臣著述又拘于時諱不敢  
備揚遂使淑德善政漸滅不存我祖杞山先生得于  
目擊口授家傳此篇不可不傳者也刻在成化中

悼建文皇后

許有穀

滇池龍去隔蒼旻后土山河誓此身四載既爲天下  
母六飛忍見北來塵煙銷玉骨空遺燼事去慈宮獨  
厝薪知有湘魂望南狩九疑何處不疑顰

建文還國辨

王世貞

建文之出奔王文恪陸文裕鄭端簡俱詳載其事以爲天順中出自滇南呼寺僧曰我朱允炆也胡濙名訪張儼健其實爲我衆聞之大驚以聞詔傳送入朝衆無識者僧曰固也太監吳誠俾來驗之亦不識曰吾賜汝鵝肉汝兩手俱有所執伏于地而口銜之記否誠始拜而哭命居大內以壽終葬西山不封不樹而史不及之豈有所諱耶薛應旂憲章錄則言正統十二年廣西思恩州獲異僧陞州爲府以知州岑瑛爲知府瑛初遇老僧于道從者呵之不避詰其度牒

乃楊應能也曰此非吾姓名吾有所託而逃耳汝不  
聞金川門事乎瑛大驚送至京師使尚膳太監吳誠  
試之其說如前攷之史第云正統五年有僧九十餘  
自雲南至廣西給人曰我建文也張天師言我有四  
十年苦今爲僧期滿宜亟返邦國以黃紙爲書命其  
徒清進持詣恩恩府土官知府岑瑛執送總兵官柳  
浦械至京會官鞠之乃言真姓名爲楊行祥河南鈞  
州白沙里人洪武十七年度爲僧歷游兩京雲南貴  
州至廣西 上命錦衣衛錮禁之凡四踰月死獄中  
其同謀僧十二人俱謫戍遼東邊衛此事真應旂紀

相近然應旂實借此附會前說耳其人乃楊行祥非楊應能也建文以洪武十年生距正統五年當六十四不應九十餘也是時英宗少三楊皆故臣豈皆不能識而僅一吳誠識之識之又何忍下之獄而死戊其同謀十二人也且事發于正統五年非十二年也思恩固府未聞某年陞州爲府也野史又載建文詩凡三首後二詩不及前之悲切而自然恐皆好事者附會也大抵建文出亡與否不可知僧臘已高當滅跡以終必不作此等詩以取禍亦必不肯出而就危地所以有此紛紛者止因楊行祥一事誤耳



建文寓跡及沐鄭隱忠

王來儀雲南人

上世皆傳建文以比丘身來滇偕有徒衆初任會城五華寺深藏不與人接頗有疑者遂移羅婺之獅子山居頗久以土官鳳氏意稍懈復去不知所之壁題悉爲鳳剗滅久于滇是實歸朝則未聞也又

文皇愛壻稱五駙馬者卽沐黔寧子昝下西洋鄭和卽滇昆陽人而二人若不聞有寓跡

者噫當時心大可見矣

華朝五忠傳叙略

許相卿

國運興廢何代無之以死殉國若建文諸臣則自天地剖判以來僅一創見耳卷類爲五全文見華朝志

姬善贊

朱廷皋

維公守蘇懷國隱懼三吳根本實切畿輔乃消乃息  
興利剔蠹百凡中程威覃澤布黎庶旣康亦闢賢路  
委巷窮廬禮勤徒步示民不怵式詢時務矢志勤王  
作五郡赴壬午之秋痛哉國祚城亾與亾公言弗誤  
一劍血腥千秋哀慕

臨江詞

原名過江南

彭澤

臨江號名郡佳麗傳自昔豈不產異人爲茲壯顏色  
云胡百年間不見有遺跡館人聞我言掩袂長歎息

叩之至再三欲語還踈踏爲言有奸臣名字不記憶

失二句

內臺司風紀適遭陽九厄

失二句

飛簡論曹魏戮

力事

失九字

淚霑臆膠固不知幾祗顧順與逆

失一句

奇

禍嬰六戚茲事有始末賤子請挂一神考蚤謝世

太孫推正嫡母妃開平家元勳載帝室姻婭盡雄豪

健鬪萬人敵隱然九鼎

失六字

嫌隙一以開讒言肆罔

極

失八字

見斥居然尾不掉大都是耦國時有黃常卿

輕佻故無匹佯讀東宮

失七字

蹤類叔文論事時違膝

一旦削侯王

失二字

何太急細人暗大體國覺此焉隙

漁陽動地來六軍盡股栗齊公爲司馬折衝乃其職

失二 內相方夫子失二 樞機資密勿又有黃門陳自

少僱英特失二 餘者亦黨人我今半遺失當其自靖

時俱立萬仞壁之死矢靡他鼎鑊甘如蜜仰視三光

明萬古常昭晰俯矚五嶽重坤維賴以立父母且不

顧爵祿何能易寄語謝諸親怨尤竟何益所貴士明

志萬段奚足邳後來奸佞儒巧言自粉飾扣頭乞餘

生無乃非直筆乍聞毛髮豎空拳幾欲擊孤我坐夜

長四壁蟲螻宋耿耿不成寐此意誰能識聖人順天

命四海瞻堯日爾胡守慙愚甘心取族滅不觀解與

胡乘時附鳳翼恩寵日日加穀名垂簡策

壬午諸臣贊

王世貞

故兵部尚書南陽鐵公鉉翰林院文學博士天台方  
公孝孺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宣城陳公迪禮部侍中  
貴池黃公觀御史臺左副都御史新淦練公子寧戶  
部右侍郎瑞安卓公敬禮部左侍郎山陰陳公性善  
御史臺右副都御史江都茅公大芳刑部尚書南和  
侯公泰刑部右侍郎山西暴公昭參大將軍事遼州  
高公勰監察御史廬陵曾公鳳韶翰林院修撰黃岩  
王公叔英衡府紀善修國史泰和周公是修浙江提  
刑按察使前刑部左侍郎開封王公良江西提刑按

察副使前右僉都御史崇德程公本立蘇州府知府  
姚公善禮科左給事中常熟黃公鉞徽州府知府  
田陳公彥回遼府左長史績谿程公通太子太傅魏  
國徐公暉祖谷府左長史劉公璟御史臺左都御史  
眞定景公清兵部尚書溧水齊公泰太常寺卿分宜  
黃公子澄吏部尚書富平張公統皆殉命壬午炳烺  
著轂者也其他侍從臺諫郎署守令倍之夫鐵公馮  
未堅之築版鼓不振之兵器轉弱爲強幾就而挫天  
之所廢誰能興之支有糜碎膝無小屈斯爲最矣希  
直以天挺之才當人文之寄雖經緯未究而黼粉已

彰至于勁氣峻詞昭揭千古金石無防日月長新於  
乎烈哉姚安陸之牧三吳毋讓文翁高遼州之策諸  
王奚減賈傳他從容慷慨歸盡不同要以讎志完節  
舍生成仁無可譏者魏公絀彼肺腑堅此股肱非武  
寧開天之勲仁孝厚坤之懿豈直盆庾狴犴亦將慘  
夷五宗矣景公懷豫讓之誠而不獲逞齊黃秉鼂錯  
之忠而鮮所成心無餘施國有遺恨若張太宰小懼  
于霆擊而終安于雉經可謂不遠之復未盡處死之  
道乃其敷績滇荒飭躬銓部與迪肩衡視瑞骨臭亦  
洪建之良臣也因附而贊之或謂不佞旣敘靖難之

勲復表壬午之義達變者爲優則守死者爲劣矣夫  
湯不以放桀而奪沈淵之務光武不以翦商而紕首  
陽之墨允況今

萬曆龍飛

天子鼎命伊始褒詞煌煌舍後夫之不寧識忠臣于  
版蕩哉是宜贊其詞曰寶鼎告成珠繡就絡飛龍利  
見神虬已躍波沸九海倚傾十嶽帝座雖新廟兒猶  
昨子燕孫貽天無適莫神惟常享人乃歸仁壺篋在  
野玄黃聿遵匪惟後夫亦有頑民莫輕匪義以等厥  
身甘心不回五宗倏塵 桓桓鼎石 高皇所器完  
瑕立堅鼓敗爲銳大夏拉邏一木焉制抗節內廷捐



軀東市辟彼隕璧光完魄碎

鐵

希直儒雄先民是程

翦遏戎機鋪張治平絕命長哦麗日經星流誼滄海

建標赤城

方

景道矯矯宣威滇池進秩春宮寅清帝

儀礎鏤鏤烹骨芬肉飴子孝父忠袁卞同辭

陳

有斐

瀾伯公車駿發銜新蟬冕職邇璽節飛檄逾琳投湘

擬屈臣操松筠闔儀霜月

黃

蹇蹇子寧著轂中外帥

臣失律以寵自解抗詞請執不媿司敗玉屑遺芬金

川表派

練

英英卓公徵奇履虎曲突能謀逆鱗非忤

歸誠故天流惜新主疇云孔壬乃寔愛女

卓

復初長

者獻替是勞御李輿尸馮河殉堯大芳佐秦母忝祖

焦入臺而殞卒以節昭陳於赫秋官有侯有暴暴司

采訪以燕事告侯漕六師無絕甬道斷舌餘殼抉心

猶跳侯高既宏識曾亦強辯賈傳請纓魯生飛箭妖

鵬垂凶蹈海終踐訪魏雖厖狗隱曷變高叔英讚夷

乃甘食薇殷德爲是周粟爲非王是修申雉在閣算

經前峙孔廟後瞰鍾陵周良焚錢塘程到豫章心無

變謫道不移王程母如克一宣猷股肱剖同杲卿化

美文翁姚鉞也苦土自沈于淵外無負友內不辱親

黃士淵循吏徇知酬宥彥亨純孝感親捐脰陳嗟此

貞臣以及吉士封疆能死社稷是衛精白既同休采

曷異竄跡文身不可遙計

臣文

皇皇魏公氣如長虹委

心王室削欵赫風璟亦負竒出控籥封從理入口皆

以餓死武

子

不歿文成有子終有後先節無彼此

魏劉

烈烈景君詭跡專嚮山魑避名文曲徵象憤儼伍員

俠肩豫讓事違志畢形泯神王

景

秦旣受遺澄故家

今削漚鼉生除旦子孟竄遠心邇緒宮移姓謀之不

終得死而正

黃齊

張公爲滇樂不可支銘蹟雞峰衡樞

鳳池曾是浮沈大倖不施拊心內謀意以完歸

張

在

昔梁元業所由圯韜于武夫優于文士堅甲百萬角

弱首稽曾是衿紳而弗茅靡三靈效順九軌同趨志

士飲泣喆人如愚昭昭就湮冥冥可誣耳有口碑  
有藏書

聖皇開天爰立臣則錫胤旌祠以垂無極汨江揚波  
首陽獻色我作頌詩有光明德

陳迪贊

教英

江漢之水濯濯精靈不瑞于物鍾爲喆人蜚英翰苑  
人文有紀天馬行空一日千里乃參東籟乃伯南詔  
政懋師和匪舒匪敖天子曰都宗伯汝諧直哉惟清  
上副虛懷痛泣流涕昌言時疾宮保峻秩臣何敢有  
鼎鑊如飴臣死臣職方練同歸青天白日宛陵大節

百世惟公嚴祀在郡尸祝曷窮

黃觀贊

尹直

烈烈侍中學有師承帝擢大魁歷貳春卿國步斯棘  
奉命徵兵兵未入援鼎革符更自度厥偶志節剛貞  
痛哭江上招魂以盟身遽赴水言友屈平從容忼慨  
二俱可備孰記其事而匿其文其文則匿其名則馨  
方孝孺贊

謝鐸

我台之學考亭是師逮于愚菴實聞而知愚菴之子  
是曰遜學益擴而宏上沂伊洛如磨在藪如星在辰  
旁觀一世絕類離倫心實希聖自視欲然盤銘書紳

襍誠惓惓家人有箴宗儀有紀謂道之行莫先于此  
學以氣充磅礴四行孰顧孰忌禍福死生歷宋迄元  
士氣益下有復古初不在作者

過孝孺故居

魏澤

筍輿衝雨過侯城撫景令人感慨生黃鳥向人空百  
轉孤猿墮唳只三穀山中自可全高節天下難居是  
令名卻憶令威千載後重歸華表不勝情

又孝孺贊

袁袞

昔管仲不死子糾王魏不死建成而卒以霸王之業  
顯然春秋不以召忽之死爲非也方公雖得慘禍惡

可少之哉

文皇帝他日有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耳 昭皇帝亦曰若方孝孺輩皆忠臣也大哉 王言觀此則諸死難臣得失明矣 袁袞曰方孝孺之于 文皇湯武之夷齊也

練子寧贊

敖英

於赫中丞直臣之嗣弘識遠覽凌厲于祀昔在序膠友金文靖自分節烈天牖厥性彤廷大對肝膽精神直哉吾道遑恤批鱗載筆木天文譽四起荐承內臺矯矯風紀豺虺在廷憤不忍瘖欲飲其血以快我心

故宮煙沈臣心不涅首陽無薇其死爲烈倒戈垂志  
惟帝念忠九原可作爾爵爾庸文山疊山西江間  
氣公神與遊含笑無媿

張統贊

尹直

亦粵太宰赫赫桓桓蚤舉明經歷掌滇藩干戈甫定  
百廢具完民夷信服遠近奠安治行第一乃最百官  
品裁允當知人匪難旣遘國凶智力莫殫自經自靖  
節重泰山紛紛鄙夫苟生何顏

黃觀張統耿清贊

袁袞

黃之沈淵張之雉經亦各行其志也耿公慕豫讓之



義衷劍以朝盡心焉耳矣成不成豈足計哉

王叔英贊

謝鐸

武王放伐微子以歸千載而下孰敢是非特立獨行  
惟孤竹子不惑衆見百世以俟豈無周粟食薇乃甘  
迄餓以死惟義之耽昌黎有訟特筆莫繼我再拜公  
痛哭流涕

周是修贊

尹直

或謂是修居散地可以死可以無死何竟獨行其志  
焉彼直全軀保妻子籍口管仲與玄成欲圖後功以  
飾恥耳烏乎舍生取義是修有以

土叔英周是修戴德彝盧原質贊 袁袞

人臣不講于見危授命之訓懷貳心而反竊笑死者以爲愚真犬彘之不若也王周之自經戴羅之碎首易曰君子以致命遂志四子有焉

董倫贊

未肖倫姑存之

袁袞

昔魏徵言願爲良臣不願爲忠臣有以哉董公以甘盤之舊赴宣室之召從容清禁壽考今終不與齊黃之難將不得爲良臣乎哉

鄒瑾魏冕陳繼之龔泰曾鳳韶王度贊 袁袞

先民有言曰平居無犯顏敢諫之士則臨難無仗節

死義之臣豈不信然哉鄒魏六公面折廷諍竟效納  
肝之節守死善道非斯人其誰乎

王良樓璉贊

韋表

韋表曰王良之憂樓璉之怖皆浩然之氣餒而未克  
耳夫子曰仁不憂勇不懼二子歎焉然以視反面二  
心者霄淵矣何害君子哉

黃鉞姚善合贊

楊儀

叔揚克一之死均忠也克一受命于君舉義師作五  
郡倡雖無成功可謂不負社稷然而身死族夷君子  
悲之叔揚畢葬赴難失其同人忍須臾以待克一之

狗命而從容自沈于河不棘以蔓禍不紆以苟生孝  
不遺親忠不後君信不忘友於乎備美哉賢其生矣

黃鉞劉政贊

袁表

袁表曰建文君之難吾蘇死事者得三人焉而黃劉  
之死頗相類故附列焉夫方公信知人矣而劉之不  
食周粟豈行不掩言者哉

弔黃鉞墓詩

楊福

江風夜夜鼓洪波江雨朝朝溼薜蘿九辨不回哀郢  
志一生已付采薇歌手披宿艸狐踪滿寤轉空梁月  
影多誰謂百年臣子恨獨聞野老淚滂沱

弔黃給諫墓詩

朱鷺

墓在虞山北麓楊福收葬邵圭潔爲立石

步出郭北門秋艸政萋感山原冢纍纍黃公碑可讀  
當時公居憂不死亦何慝豈奮彭咸志白日葬飛瀑  
祭器未及家忠魂去南服沈軀匪不痛誓言在姚牧  
凜義揭高天荒仁但樸橄收骸樹石人傷哉並不復

姚善贊

袁表

袁表曰余童子時數聞長老言姚公之治蘇勤恤民  
隱而教之以禮其消息因革皆可施永久昔子賤治  
單父夫子問之對曰不齊所師事者三人有賢于不

齊者五人皆敬事之夫子歎曰惜哉不齊之所治者  
小也觀姚公之禮遇賢者雖子賤何以過革除間北  
兵長驅諸郡望風降迎惟恐後獨公以蘇州底節不  
下伏劍而死忠義之名施乎無窮卒賴得士之助彼  
井蛙之徒志驕氣滿視下交如辱聞姚公之風可以  
媿死矣

又贊

陳建

按姚善治郡無異西漢循良而王賓韓奕諸人何殊  
東漢清節國初此風徃徃有之悵今懷昔真美人西  
方足音空谷矣

陳彥回贊

袁表

昔嵇康被戮而嵇紹卒爲忠臣觀彥回之亾命變易  
名姓有足哀者而卒以忠死其許身徇國素所畜積  
也豈彼富貴苟生忘親事讎者比哉

顏伯瑋贊

尹直

忠孝二端天經人紀烈烈顏侯宰沛百里堅守孤城  
矢死無貳力屈援絕詩以言志衣冠自經子亦刎死  
父爲忠臣子爲孝子文山之鄉魯公之裔惟忠惟孝  
照曜青史

顏瓌葉憲仲鄭恕王省贊

袁表

韋表曰傳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國危則亾之若顏公者可以寄百里之命者乎葉鄭事無所攷要之皆能死者也王公觸柱有烈士之風焉

高魏錢芹贊

韋表

韋表曰高生上書翩翩有策士之風以魯鄆自負然破竹之勢豈口舌所能止哉錢叟志希功名激發姚守亦奇士也

梁田玉贊

王詔

行儒名釋知我者誰至寶淪沒久而同暉

梁良玉贊

王詔



忠臣蹇蹇遵彼海濱耽書玩市資以益簪屯如遭如  
哀此陸沈

何申贊

王詔

兩涯洶洶中作霹靂義氣馮殷與之俱激奸諛過此  
寧不惕息

梁良用父子兄弟五人贊

王詔

汎汎栢舟載浮載沈中流誓楫懷我好音肯欠一死  
自沮厥心

宋和梁中節何洲郭節贊

王詔

真子陳範嚴平隱卜義有從否道有宜告烈烈英賢

寥寥冥鶴

郭良贊

王詔

駕言導引嘯傲林皋  
積波莫輓使我心勞

梁田玉梁良玉梁良用梁中節何申宋和郭節

何洲贊叙

鄭曉

今吾故吾知我者誰  
瘖若漆身希蹤采薇  
戢戢潛龍寥寥冥鶴  
豈吝姬疇而甘瀟  
卜山林水滸天涯海  
濤會其可逢鼓以南  
音委蛇完節以明我  
心白霓晝見虞淵沈  
沈孰呵護此悠悠古  
今嗟乎靖難時死者  
亾慮千人宋張林黃  
諸君子百方搜攷僅  
得百餘人此

二十餘人者幸而不泯又得好義者密錄其姓名系以數言藏之蕭寺祕處歷百餘年而松陽人王詔始見之緝雲鄭僖爲識其事竟以紙字磨滅故僅得九人詔亦僅爲九人作贊其十一人不可攷矣

雪菴和尚河西傭川中補鍋匠馮翁東湖樵夫

合論

鄭曉

余聞之陶徵士言齊二客魯兩生史竝失其名操行之高而姓名翳然撫卷長歎不能已已余獨幸夫雪菴諸君子忍垢茹荼卒晦其名以不滅其族也

首事死者五人論

張昇謝貴葛誠彭二盧振

汪太常

建文諸臣成仁取義之死靡他一何競相效也我

太祖用夏變夷匡正天下而福壽死事于元中乃命  
禮葬之至秩祀焉所爲培養天地之正氣豈一日哉  
今日褒表既往正以激勵將來可謂繩其祖武者哉

諫死者一人論

余逢辰

汪太常

七

夫伯夷叔齊民至于今稱之以夫子爲之論著也明  
詔褒及逢辰將不與夷齊叩馬之諫竝傳哉

自盡諸臣論

周是修等二十四人內梅殷李堅  
牛景先等不當列自盡例前名

夫荀息死晉召忽死齊彼豈不能自見其奇哉以爲  
義無可逃也是修諸臣之死靡他忠義凜凜在宇宙

賢于生多矣乃若張統毛大亨董倫相繼死于解職之日樓璉死于艸詔之後王達死于十難之餘甚至變易姓名潔身行遯若雪菴和尚東海樵夫之類更僕未易悉數也國初人心風尚一至此哉

繫獄死者一人論

魏國公

汪太常

夫拒命于方將之時猶可能也抗節于勸進之日是難能也招之不來麾之不屈所係世臣社稷臣邪

坐黨死者論

劉瑞等七人內黃希范非黨而楊任是黃子澄黨遺之前名

古不有恥不與黨者乎以同道坐黨死友道光而君臣之義彰雖死不恨矣其亦烈丈夫哉

逮死諸臣論

方孝孺等五十人內陳迪自赴京死而彭與民葉希賢俱可疑前名

夫靖難以誅齊黃耳若孝孺諸臣固將待之以魏徵者而諸臣不忍負其故主必一死而後慊于心夫非殷頑民意乎

力戰死者論

瞿能等十人內楊本不在力戰例而滕聚彭聚遺之前名

夫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瞿能諸臣致命遂志豈與規避偷生者比哉

守城死者論

陳植等十九人

汪太常

夫封疆之臣死守社稷陳植諸臣非邪卽非地方官而以奉命來地方者與城守同爾

事後圖報死者一人論

景清

夫景清者豈慕豫子之風興起邪心盡矣成敗天也

齊尚書斲

外史氏

諸藩之覺秦實開之有過無功其齊太黃子澄乎然  
秦初以習知邊事受眷

高廟及後專閭外之事乃多失策又可嗤者幸以死  
節終差可原耳

題練子寧自靖祠

見臨江集

中原龍戰起萬國撼雷風天意別有主人  
心獨在公  
青山無斲骨白日顯孤忠到此看臣節羞言靖難功

謁安慶余忠宣公祠

增錄

練子寧

將軍忠節冠荆揚千載精神日月光  
血戰孤城身已殞名垂青史汗猶香  
殘碑墮淚空秋艸折戟沈沙自夕陽  
我亦有懷追國士爲君感慨奠椒粢

書胡閏抄遺冊後

見鄱陽軍冊

胡公死抄提男女二百一十七人俱死外累遣克軍  
親戚一百一十四名隨行親屬長解戶長當千人萬  
里路資當萬金則又擾及一縣清審勾解又擾至今  
二百年陳瑛流毒之遠如此

時風聞建文尚在諸臣  
冀之陳瑛力主殺戮窮

黨與文皇惑之  
故慘毒波及無算

永樂九年陳瑛亦沒產亦獄死天



道好還信哉汪繼陳寃死陳興祖一家十二命丁善  
興全家絕滅汪亦絕滅永樂二年李景隆沒產獄死  
永樂三年茹瑺全家獄死幼男亦鞞轡局婦女亦浣  
衣局永樂十五年谷王橐閩戶自焚與齊黃相去幾  
時彼英爽在天終古如在此萬年唾罵不得如腐鼠  
之速朽也賣國偷生者其永鑒之哉

哀猿紀異

沈鉉

胡家橋在府城西隅碩輔坊胡公死抄提妻汪氏子  
傳道傳慶與一族男女二百一十七人俱死一路無  
人煙雨夜聞哀號殼時見光怪久之有一猿獨哀鳴

微曉東西皆汚池黃茅白葦稍夜人不敢行南至祝  
君廟北至昌國寺方有人煙念胡族詩禮舊家培養  
千餘年乃成忠節豈偶然哉況其波及諸賢鄉關彫  
謝此孤援之所以獨泣邪

榜文紀異

程朝京鄱陽

御史屠叔方憫胡公新祠淹沒親友久隸戍籍無以  
妥忠靈地下疏請

天皇欣然釋之文移長丈許榜邑門忽爲旋風招搖  
入天際杲日正中若素鸞翔回自午迄申覆還邑正  
堂之中衢胡然而騰騰而不毀又胡然而返返而不

之他所而止諸廳事之中衢也邪予益驗胡公如在之神耳提面命當不若斯切也躬校戎牘得若干人請宥之邑大老史先生爲紀異詩示余敬續二章冀率同志者於每歲六月十三日歌以祀公交游被逮者列兩廡配饗苗裔之存者歲主祀事嗟嗟胡公妻子親戚交游豈不萃忠精於一堂也哉此固余有待未展之懷也

奉祠何公贊

陳昌積

揚子雲有言君子德名爲幾蜀巖湛冥不作苟見不治苟得久幽而不改其操雖隨和何以加諸然實蜀

之產也古謂蜀多大隱之士以奉祠公觀之詎不然  
邪公託素人主又非若嚴湛冥乏平生於巖谷也棄  
華而就高尚尤不其難哉

葉希賢贊

有序

馮時可

婁江王元美嘗謂余 建文上實自焚于火世所傳  
髡緇爲僧者謬然歸自田州葬於西山者又何人邪  
由二百年後臆決前事亦難矣余以癸未遊黔西永  
洪菴其菴在萬山深處僧徒皆謂 建文上曾駐此  
三十年尚有墨迹後自滇而粵不知所往又云主初  
來時兩比丘與俱未幾卽去所謂兩比丘者抑葉與

程邪初相從卒相散者豈當時物色之急不能終捍  
牧圉邪投騷而哭志可知矣嗟夫君臣之誼譬之父  
子厥考質首之雠厥子回面而改嚮此直禽鹿視肉  
寧有人理故當死則死之不當死則逃之要以成其  
仁而已公之削髮狗主徜徉松柏灘以老其西山采  
薇之節哉毛生復者輯公事略爲書意念遠矣春日  
特持以獻余感其意爲之贊亦以教民忠也

贊曰神鰲失足亢龍無首天地變易臣軀何有回面  
事仇亦孔之醜噫歎先生遭世陽九周粟何甘秦庭  
難忝遊方之外緇流爲友雙淚點騷澗心寄酒善慶

里傍灘高崕陡慘淡雲寒喧  
雷吼孤憤猶然寧隨  
骨死彼人奴哉甘心廣柳

朝野彙編序略

屠叔方

高皇帝既定胡服遂命宋濂王禕等纂修元史元將  
福壽戰歿 敕以崇祀諡以忠肅擢其子爲太僕少  
卿 聖化培植不三四十年而死國者項背相望豈  
非風厲之明驗歟夫元史且修何況建文元臣且旌  
何況諸君子此叔方是編之所繇彙也緬惟

文皇帝入繼大統黨禁嚴迫凡係諸臣手蹟卽零星  
片札悉投水火中惟恐告訐搜捕之踵及故其事十

無一存賴有好義之士私識而祕藏之禁解以後稍始言革除事然聞金川失守卽御史給舍縋城死者四十餘人北平省屬州縣長吏棄官去者二百一十九人其他轉相株蔓且竄且死者又不勝紀是皆泯泯無傳惜哉姓名之傳止此而已所以然者諸君子子孫甚微當年之史筆甚諱後世之揆奇弔古訪求其故聞而揆揚其風節者人又若以爲甚冷甚迂而不知開闢以來未絕之綱常實績於此愚以是不揣拙鈍不憚綴瑣凡國家之掌故郡縣之記牒以及山經地志煙鐫塚刻之屬或檢一事而反覆他篇或

覈一人而流連竟帙或重複以證其蹟之同或互見  
以求其理之近如是者三年而此書始成竊嘗私幸  
革朝去今雖二百餘載其因革損益之故歷歷尚在  
目前忠賢雖死而一腔熱血十族遊魂上可與夷齊  
爭尤下可與田橫比烈其涸蹟緇黃薤名傭販賣卜  
絕域痛哭溪村斯亦殷頑民晉處士之伯仲已大抵  
天子之主持綱常在爵賞祭贈恤錄褒異而表章之  
以已往勸將來上之事也臣子之羽翼綱常在筆札  
進則疏請之於朝退則褒集之於書以空言作實忠  
下之事也叔方有仰止之念而又幸逢



聖明不諱之朝於義無隱則一切纂述必使無負於諸君子使諸君子之心迹亦曉然無負於天下國家而後庶爲全史不然當時之忠骸義骨老人女子猶能竊而負之孤嫠猶能泣而守之今區區僅一空姓名耳若不爲之收拾就緒死者無所表見而弔古者無所考衷精爽銷沈英風黯淡此豈獎頑激貪發幽闡潛之初志哉用勒是編以竟末議他如叔方前疏所請謚未及盡錫祠未及盡建子孫未及盡錄親故之編成籍者未及盡除幸惟

聖明寔始終之并以俟後之君子

又序略

陳繼儒

嘗怪武王克殷御倒戈之衆猶諄諄告語指天誓鬼以明心之無他而漢高帝剖符封功臣時天下已大定矣顧不能不紆意于雍齒蓋天下之群力群策可屈而匹夫匹婦之疑不可以少蓄如此乃革除之政顧獨以重典刑亂國與先代異道而同治意者國不易姓市不易肆襲

高皇帝之餘威董震壓之時有或然當然者歟而當時執筆者顧怵焉遂欲以一時之論心抹殺千古諸凡可悲可涕之事悉輟而不錄曾幾何時刀鋸尚暖

箕裘宴然而弔湘哀楚之詞已克勿踰溢如此而千  
百世以下遼遠不可知之人展轉口耳之外又當何  
如也嗟乎尚忍言哉與其使仇詛吾親不若及吾子  
孫得引咎以謝焉滅曲直不載不若直陳其狀而微  
示以無可增加也斥野史爲盡譌不如互述其異同  
而明見其不必盡情實也然則侍御之直也乃所以  
善行其諱歟

弔黃給諫墓

欽叔陽

空山落日照荒阡再拜披蓊倍黯然拂拭殘碑題姓  
字可憐猶記建文年

當年長嘯赴清波，勺水於今比汨羅。  
欲醉一尊歸骨地，臨風誰和采薇歌。

景公清贊

朱鷺

異哉緋衣公，懷刃弗試旻。象蚤微一念，便已干層霄。  
邪報韓雖不成，天地皆震動。

王賓贊

有紀

朱鷺

先生字仲光，號光菴。吳高士也。未冠，父歿，終身不冠。  
備孝子夙善，媿少師少師。埽墓歸，吳謁仲光，再閉戶。  
不見，已徒步往，乃見之。談良久，諷仲光左右。

文廟仲光遽墮甌而仆，口目俱啟。家乘云：少師三謁。

王不肯見從門隙窺見呼之王答曰和尚差哉蓋以鄉語應云有文集若干卷至今未刻嘗治鑿故又以鑿名亦其託業云

贊曰仲光先生姬公克一所降心以從士也少師烏得而辱之墮甌而什口目俱歆此古放言自廢之故智哉庸以遂志亦以保宗孝孰大焉總角而老痛父命之不逮其小者也

過金陵弔方正學諸臣詩

朱鷺

四年寬政解嚴霜天命雖新故忍忘自分一腔忠血少盡將赤族報君王

魏國公輝祖贊

王世貞

當

文王之起兵而魏公其妃弟也公舍不顧而恬然趣死一何決也于建文爲純臣于中山王爲令子矣故文王以死全公之志而弗奪其爵以報中山王

王良贊

李贊

良以問燕人罪從未減被謫則其人已大有識力可重用矣

文皇詔召蓋欲用之也良與夫人乃從容死夫人餽良食先良死良殮祭夫人囑遣幼子畢然後死雖建

文印信亦不肯留一顆以與

文皇嗚呼烈哉

劉政魏澤贊

李贊

劉政爲其師魏澤爲其友嗚呼世無若人則師友之道絕矣

羅義贊

李贊

此衛卒見識勝方正學十倍人亦何必多讀書哉嗚呼以全盛之天下金湯之世界付與講究周禮精熟大學衍義之大學士不四年而遂敗可畏哉書也

忠節錄序

焦竑

嘗攷遼國諸臣仗節死義與藏名遠舉者至不可勝數蓋自天地剖判以來所未嘗有也然世無敢頌言其忠者迨今上登極詔下大京兆始仰承德意建祠治城錄其尤著者百十有八人春秋祀之旌群哲之義烈化兆人之肝膽修二百年之軼事挽千萬世之頽風嗚呼盛矣但事舉一時不無闕略少宰李公廷機少宗伯葉公向高增入若干人頃大鴻臚張公朝瑞以舊京兆攝府事顧瞻祠宇慨然興嘆謂當時事蹟散見他書者尚多有之乃芟繁剔僞合爲一編



復增入者若干人於事幽潛悉著祀典大備而知公之摩世厲鈍者意深遠矣以余夙奉周旋感激名義乃出以眎之而并屬爲序余竊惟高皇帝翦除兇殘鴻業未固必得大聖人繼起乃能定之微獨國朝爲然漢唐宋統一天下皆有太宗乃克永世籍第令如盈如建成如德昭必無幸矣由此言之文皇帝殆天之所興以長我王國非偶然也當是時使中外臣工人人楊蹇爭攀龍鳳之馭絕跡羊豕之群豈不竹帛可期身名俱泰哉顧二心鮮媿百群皆奔天柱折而將傾人綱隳而莫振究且貴富熏心廉耻道喪

國亦奚賴焉故殷湯立而務光沈於淵周武興而夷齊去之西山孔子曰湯武順乎天而應乎人而又曰伯夷叔齊古之賢人也蓋三子非湯武節不顯湯武非三子祚不昌豈非其道實有相成者哉余鄉陳諒之弘治中爲武選得諸臣事於故牘中銓次爲集家世寔遠書以不存余嘗恨之近得十數家又詳略殊方舛誤錯出得公一加勘定勒爲不刊自是忠魂揭於日月烈氣長爲風雷足令括囊全軀懷奸嫉善者誦其言論其世卽幸逃於指視寧無作於衾影然則世之回其頑鄙勉爲忠孝者未必非此書力也

黃侍中墓祠記略

焦竑

公闔門之節臣死其君婦死其夫女死其父母而臧  
獲十餘輩死其主光日月而振宇宙

方侍講墓祠詩二首

黃應登

遜國元家事捐生屬舊君自留清汗簡不奉赤符文  
山有遺骸在阡從隔世聞松楸誰是主悵望隴頭雲  
拒命寧投筆孤忠不自禁兩朝國士遇一死故臣心  
表祀魂猶壯遺丘跡可尋祇今封馬鬣堪並首陽岑

黃侍中墓祠詩

黃應登

徵兵空欲起沈淪詔下驚聞革命新四海乾坤仍父

子一門夫婦自君臣芳竟不逐流波散隱痛偏從急  
湍申俎豆祇今臨澤畔徘徊長憶墜淵人

方侍講瑩臺詩

二絕有引

湯顯祖

方家女種落教坊年年踏青雨花臺上望而  
悲之曰我祖翰林君也雙梅樹爲記因地入  
梅都尉家而耐絕予爲植其墓有田春秋祀  
之教坊人先已爲李道父郎中放其籍嫁商  
人矣

碧血誰將雙樹栽爲瑩相近雨花臺心知不是琵琶  
女寒食年年挂紙來

宿草悲歌日欲斜，清明不哭怕梅家。那知都尉當年死，一樣忠魂傷雨花。

豁戍紀事

黃時雨

建文死節臣歸善邑御史王公度族黨戍粵東者百五十餘人，余來守惠會。上允臺臣請赦諸死節族黨在戍者，專下郡縣。余即日搜核得三十五丁，奉旨悉與除籍。該天下所在覆盆蒙恩者，一時不知幾千百人。雨露天寬，忠魂冥躍快哉真。

盛德事也。余因捐俸新表忠祠，錄王公世孫奉祠不

絕

登報恩寺塔感述

錢謙益

文皇起藩服提劍事誅討喋血遍四海迴心禮三寶  
琳宮逼諸天宰波直雲表既顯人王力不禁孽火燎  
三界風輪轉彌天劫灰掃煨燼百年餘孤塔尚縹緲  
朝拱 孝陵尊襟帶江流小回首雙闕間依稀舊輦  
道登臨王氣出還顧憂心標猶憶 燕師入金川痛  
失保闔宮玉石燔禁殿戈鋌擾以彼一炬威窮此人  
天好須臾報恩剝煙燄亦圍繞恠矣灾相尋幸哉塔  
光紹熒熒萬歲燈長照舊宮草

謁方希直先生墓祠四首

錢謙益

萬曆龍飛錫祠王弘論趙用賢鄧以讚汪應  
紋湯顯祖程心德相繼營成之

侍講祠堂歲烹蒸西山 遜帝壘誰升忠臣一椽南  
枝恨墓草千年對 孝陵

一著麻木哭 太孫孤臣十族死啣恩 燕王孫子  
今天子珍重春秋祭齒門

塚中碧血不成灰蕭瑟寒梅傍塚栽悵望金川曾失  
守忠魂怕上雨花臺

怯步何心問雨花年年掛紙泣琵琶行人尚說前朝  
事女種依稀似鏤家

方家女事見  
湯臨川集

浴戍申誥

道劉節略

徐良彥

源水

查得駱俊等先世遣戍名數委係本縣故兵部尚書  
齊泰女壻等親尚書就逮抄沒九族外親之親俱發  
興州等衛在永樂十一年齊黃遠親未拿者已經免  
宥洪熙大赦泰子亦得還鄉今

上初年褒表忠菟卽于南京朝天宮前建造大表忠



祠泰的支齊承恩送學衣巾奉祠萬曆十二年奉  
旨准御史屠叔方所奏除齊泰黃子澄外方孝孺等  
連累發遣親故願歸者給與印帖放回不願者給與  
免帖卽在戍所附入民籍隨住卽將冊內軍名削除  
不許復行勾擾欽此竊照齊司馬始受顧命之重終  
守殉難之節罪雖莫赦心實可原方孝孺之面觸  
文皇也而赦鐵鉉之幾危

文皇也而赦齊黃之罪何獨不可蒙赦也况

皇上登極一詔表忠有祠春秋有祭業已蒙恩一視  
矣乃司馬雖獲原于旣死孫枝雖濫錄于賢宮而司

馬之外戚遣戍如故何司馬之罪可原而司馬之外  
戚不可原邪夫以二百年下牽連親故道死相望流  
離無已莫可控號請命非所以沛

皇仁而維人心世道也乞慨疏

請比照方孝孺牽

連親故一體豁免幸甚爲造各原戍緣由略節一冊  
申詳

忠臣譜詩

朱鷺

代著臣節亾烈壬午行遯彌山炬經望戶沈波撲燄  
血鏑膏斧剝腸積坻斷首紛雨五宗颺迅四顧猶舞  
殷頑何多周命不覩傷哉秉心無非故主生先四祀

美之書法侯  
總節千古

袞袞煌煌是用作譜

建文書法擬 增編下

擁絮迂談

東吳荒史氏朱鷺白民甫

談革除建文事也時未遘

今上允復年號盛德事予音曉曉贅矣語又半入書  
法中而此復全存者不忌始也亦慮析入者條  
貫靡竟未得直通鄙意耳鷺識

談之曰方寒兄弟擁敗絮而坐僂擁絮云爲朱伯子  
白民季子道方蓋萬曆甲午冬二之日也道方挾漢  
史問難指昭烈帝紀曰天下不一統不帝蜀何以帝

白民曰帝也昭烈既炎室之胄孫曹奸矣奸不掩胄  
帝昭烈不亦可乎何必一統道方曰三國鼎分昭烈  
君臣自分一足耳作誌者全以天子之制予魏通鑑  
因之不改至子朱子綱目之作乃始奮然改筆曰後  
漢曰昭烈皇帝目吳爲僭明曹爲賊而先主儼然正  
天下焉然則天下之統紀一史筆能予奪之乎昭烈  
不自謂帝也歷晉迄宋不與其爲帝也紫陽秉筆乃  
在五六百歲以下而斷以獨見不爲私更張往牒不  
爲擅還統紀於易代之後振筆削於蠹簡之餘而千  
載無異議史權亦重矣哉白民曰史豈直紀言動而

已筆代褒誅權所自制故微嫌可剖沈枉可雪其況  
大義較然彰著者乎哉春秋溫之會晉侯召王以諸  
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臣召君不可以訓書曰天王  
狩於河陽存其大也綱目祖春秋遺意存漢不亦可  
乎又奚惑史權重也

道方曰周漢往事春秋綱目徃史其在

本朝若革除一事顛末何如可得議短長乎白民咨  
嗟太息而應曰惡惡所置短長議雖然顛末可具道  
也孔子曰邦有道則危言卽爲若發迂議可乎昔者  
建文天子用齊黃兩臣謀削奪諸侯王爵或廢或死

而禍且逼燕也

文皇帝曰小杖則受大杖則走遂起兵靖難以誅奸臣爲名持戰三載而

天命卒歸

文皇帝金川之門啟大內之火熾而

建文天子以崩聞矣蓋壬午歲之六月十三日也

文皇既登位未遑改元命革除建文仍僭洪武於是  
有洪武三十五年之僭實建文四年也編年亂實錄  
更貶帝僭君而建文忽若滅遺矣道方訶曰一至是  
靖難革除二俱過邪白民曰否否靖難是也而革除

則過

高皇帝定鼎金陵特以順一時歸附之人心非持久計相陝弗果若有待焉天實篤生

文皇徙鼎北平奠萬世之安靖難曷可少乎卽以人事論

高皇帝經理天下三十年百度貞密可謂至當建文君臣一朝舉約束而更之紛紛焉

高皇帝在天之靈必有震怒不寧者昔太甲顛覆湯之典刑而伊尹放之桐天下不僭逆

文皇帝卽舉兵南嚮豈過乎而況



高皇骨肉未寒 諸王相繼廢削若周若湘若齊若  
岷懣然傷夷矣張昺謝賁等尙燕日密而指揮使收  
燕之敕業已洩露矣此時而欲終守人臣之節不亦  
難乎鼂錯不能使吳楚之不執詞齊黃兩臣又安能  
制燕兵不舉邪

文皇帝舉兵之日嘗一上書矣曰

祖訓有之朝無正臣內有奸惡則 親王訓兵以待  
天子密詔討平之臣謹俯伏俟命又諭將士曰禍迫  
於躬實不得已罪人旣得則法周公以輔成王吁何  
其辭之正也不庶幾動以義哉已而

建文天子崩聞齊黃先後歸死則罪人得矣無復成王之可輔矣天下固

文皇帝之天下也非文皇帝之天下而誰之天下哉嘗試設言之當北兵薄城時有如

建文天子誠將吏且毋用兵拒出九卿中官百數人城外雍雍然載旌御蓋以親王禮奉逆曰聞殿下欲法周公輔成王成王敬速以入而天子身自袞冕臨朝設周公所負宸以待當是時

文皇帝且柰何勢不得引嫌自退而必且假手必且推刃以居天下之不韙幸哉不出此也遜去焉崩聞

焉若虛位以須

文皇之至而文皇得宴然有之而無所事湯武威  
豈非

天相其間以善

文皇之始與爲文皇計宜召父兄百官而告以骨  
肉不幸之意曰旣不獲遂予周公輔成王初志予敢  
以

高皇帝天下付非其人予不得不立則爲

建文上議謚議廟饗議修實錄議封後綢繆委曲不  
勝哀悼之心而絕無快意一逞之跡足可有辭於天

下萬世

建文不失尊號

文皇不失顯名豈不善始善終哉顧急急乎革除年號追廢天子此何爲者是異姓仇讎相克之所爲而安在其爲骨肉之不幸哉且何以解靖難也無乃非天所以相

文皇帝意乎惟其急急于滅

建文若快意一逞者然而始開天下萬世之疑以爲文皇帝私天下有如是其固然矣夫靖難執詞庶幾天下之公義而卒疑于私則革除之爲也故曰靖難

是而革除非也且

文皇帝正位之日亦既輟朝三日矣命以天子禮成葬矣豈其生擅天子之尊死蒙天子之葬而史獨貶而稱君年獨削而不用邪以爲

建文不足存也 皇明之一葉不足存邪我

太祖埽逐胡元再闢宇宙爲古今盛王而令一傳剝蝕四祀無主實續而名絕之生榮而死辱之儼然正位華夷同仰既有年矣而一旦胥名實而剷滅之辟如白日正晝而欲掩爲昏宵則誰能信且也

高皇帝演沒後之年是死而生之也

建文天子匿生前之號是生而死之也之死致生之  
生致死不兩倒哉跡疑於私而事入于倒此忠臣義  
士之所浩歎而深惜非惜夫

建文之不存而惜夫

文皇帝當日之舉之誤也

道方曰革除之不可也如是其柰何白民曰言之矣  
皇明之一葉不可以不存存之柰何曰復革除復革  
除柰何曰借存于史漢昭烈且得以史存其況  
建文乎頃

天子下令纂修 皇明正史將合二百餘年之實錄

會而成編開局延賢既聞耳矣此微特斯文煥發之  
秋將亦公道彰明之會者儒碩輔其遂無慷慨議復  
此者乎我與若姑傾耳以聽可矣道方曰

文皇帝之所革除也而又誰敢議復乎哉復之是昭  
文皇帝之過舉而發其瑕也傳稱揚父之美不揚父  
之慝而又誰敢乎哉白民曰甚矣第之闇也夫靖難  
動以公者也而卒疑于私則革除之爲也復革除乃  
以昭

文皇帝之公而滅其私而又爲發瑕乎哉夫治玉者  
務擇瑕而去之瑕不去千載無完白

今日之史亦若此矣吾聞孝子慈孫惟是蓋愆榦蠱  
光昭前人之令德爲兢兢不聞匿污揜垢以遺後人  
發也而曰誰敢誰敢是何言與嘗觀

文皇帝發謀舉事往往遲疑於天命人心向背之際  
未之敢驟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上書則引

祖訓執詞則除罪人諭衆則曰法周公心固曰吾一  
不當而萬世之惡歸之也及至城門不攻而自啟  
主君不校而自亾何憤不雪何怒足畱而又必革除  
之爲快哉烏乎豈謂

文皇之聖也而德宇若是其不寬宏邪當是時靖難



諸臣必有挾淺薄之見肆殘刻之說以從史其間者  
宋太宗問趙普後計普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  
而太宗意遂決諸臣其少普之徒哉卽如賊臣都御  
史陳瑛天下平定踰三時矣猶請追戮建文臣其况  
乃更嬪之際乎又何所不至哉竊謂革除之舉必非  
文皇帝意卽有之必遺恨于在天之靈耳豈惟  
文皇帝我

太祖神聖逆知

太孫之不足與守成自其新月詩占之矣而遺詔卒  
立

太孫無有動搖意雖以

文皇帝之聖也備智慮過人酷類

太祖者而寧寘之藩封

太祖固曰自我創天下而以天下傳之庶孽萬世而  
下有庶奪嫡孽抗宗者我開其亂也亂一傳而萬世  
之傳足慮焉

高皇帝其忍乎哉夫一傳而亂且弗忍矧舉一傳而  
滅之乃獨忍邪竊謂

高皇帝在天之靈亦必不安此久矣從是言之昭  
文皇帝之公而滅其私者復革除也釋

二祖在天之憾者復革除也夫舉事而足以昭公滅私而釋在天之憾此孝子慈孫之所亟圖而又虞諱觸乎哉不寧惟是齊天下者父爲祖則子爲宗百世不易之理古未聞父子俱祖者而自我 明始

太祖以創業僭祖

成祖以守兼創而

世宗皇帝追隆之亦僭祖豈不有當顧惟是有建文以間乎其間而後

二聖不妨竝祖不然子父相接也而俱祖邪故以一代之首而虧一葉非體也以子父之接而平列爲祖

亦非體也明史將爲萬世觀其得不深慮邪卽不爲  
建文計獨不爲

文皇帝地邪是又秉筆諸臣所決圖度也而曰誰敢  
誰敢乎哉道方曰秉筆諸臣圖度易見諸行事難綱  
目之存漢昭烈也異代也居昭代而擅借存焉謂臣  
子何白民曰吁是未易爲若言也吾所謂借存史筆  
云者非曰肆然無所關說於

上而輒爲之復年僭號也又非僅僅年號之請而已  
也將請其年必請其錄得請其錄必請其謚得請其  
謚必請其饗而後儼然成一朝天子褒然成一朝實

錄而可以後先

二祖之間而天下萬世之人心乃以快然無餘恨雖然請而得則非臣子之所能必也非

聖天子獨見獨斷爲一代惜統紀以昭公滅私爲大誼以匿瑕掩垢爲陋識其又安望剖破拘攣慨然舉此曠典乎哉夫至于請而不得而後史臣之權有所不得不用矣古者史臣筆則筆削則削奪則奪予則予天子不得而寓目焉誠以垂萬世之勸戒而已操筆之權而天子有所不能制自古以然而獨難于今日乎卽不獲請謚請廟饗而修實錄非史臣事乎

斷以史臣之權而爲建文立本紀復其年隨錄其當時行事以存

皇明之一葉令前後統紀不至中闕而不綴次非臣救忠乎且夫史官而禁之書能必野史之不書邪當世不書後世其無書之者邪與其爲野史書爲後世書傳疑述譌逐影尋響譁張其說而矯誣其事寧正之今日乎秉史筆者猶得以彌縫潤飾其間而不至滋萬世之惑也若是而史臣之權又可不用邪然則書法何如曰我夙有心矣近艸就未訂定故不敢輕出也道方曰建文之借存于史史臣之不獲已也設

幸而得請直復年已邪卽欲追謚追饗其若何儻亦  
有說乎白民曰謚以易名也寄美刺於一字仁暴興  
亾之主得共之無不取焉建文卽亾國何至并易  
名之禮而廢之原所以亦惟是革除故苟得  
請焉雖追謚可也臨以

高皇帝在天之靈而斷之萬世人心之公是何不可  
之有雖被以極垢蒙之大辱如幽如厲如愍哀固亦  
無傷焉曰得齒于一王之列而已矣按謚法在國遭  
憂曰愍在國逢艱曰愍禍亂方作曰愍使民悲傷曰  
愍此四愍者

建文幾備之矣。僞愍皇帝其亦可焉。敢覲嘉號我  
高皇帝制法親王一謚郡王二謚親郡王而非譴終  
亾弗謚也。矧紹大統正南面儼然臨天下者四歲。顧  
弗得一字之及乎哉。則是

建文皇帝曾不獲列在。郡王下也。正恐能削其名  
者不能滅其實。終爲欠事耳。必難一謚。意倣古少帝  
略僞卽非至當。義然足通也。江上老人詩不曰少帝  
亦何尤乎。此其可采者亦一義也。道方曰卽幸而復  
年矣。追謚矣。建文居然一朝矣。其於

廟饗不亦難乎。不與饗不成一王與饗如



九廟之額何曰是無難也禮祖功宗德百世不遷非此盡遷也

建文廟饗固遷列耳今其主在陵舉而入之

祧廟不亦可乎夫 祧廟三年一祭於禮非數而於九廟之額無增損焉而又可以明世系正昭穆昔者魯躋僖公以爲閔兄也閔實先僖立而春秋譏焉傳曰易神之班不祥又曰春秋不以親親廢尊尊父子兄弟不同繼而同僭世何則重統也 建文非一世之昭乎安得以失國之故叔姪之嫌而擯去之去之是虛

太祖之一世也是無昭也故夫

建文不可以不存也雖追饗可也然而復年要也年誠復卽廢謚與饗不害年不復而一代之統紀乖矣其何以信萬世道方曰自古亦有君天下而不得僭年者乎白民曰無之位可革年不可革位可除號不可除漢惠帝養他姓子爲嗣而高后立之非正也史故不載然而猶書呂氏八年何不遂以惠帝統之年所用表世傳正統紀不得而虛也昌邑王賀以藩王入不道大將軍光白太后廢之廢立在本年內又外入也故不書唐中宗嘗一貶爲廬陵王矣綱目書帝

在房州武氏固不得而沒之也豈其名正實章四歲  
天子如

建文皇帝也而不得僭年乎哉

孫蒙

祖號死亂生年失無大於此者以爲亾國之主與古  
之亾國者非一姓其誰竝年而亾之以爲德不足存  
與顧何如桀紂桀紂固有年也況

建文弱冠之年能以興致太平爲已任躬郊視學復  
高年勸孝第舉賢選能問民疾苦孜孜不自暇逸庶  
幾守成令賢

高皇帝夙以仁孝備之而當時政殷亦曰寬務大能  
得中外心雖變亂成法而咎生于慕古雖刻削諸藩  
而要亦自爲社稷計可得追滅之邪卽當

文皇帝在御不難以義爭之況今日是非已定正

聖子

神孫榦蠱補闕善繼善述時乎道方復問曰革除後  
亦有議復建文者乎其始于誰白民曰有人心者盡  
願是也而始誰哉然其最可據者莫若

昭皇帝

長陵碑文矣碑併

皇考駐師金川門遣人奉章言所以不得已來朝之  
故聞

建文君自焚大驚發衆馳救不及

皇考仰天慟哭曰臣之來也將清君側之惡用寧邦  
家何不寤邪遂備天子禮斂葬

建文君雖廢猶書其歿曰崩當其在位尊之曰朝廷  
從是言之

文皇名沒建文實未嘗沒

建文也其卽位詔

諭臣民敕封功臣敕曷嘗不備建文

文皇自革除之而自備之畢竟實難揜耳

昭皇帝雖

文皇子而不勝痛惜

建文之至意則天下萬世之公論從茲決矣